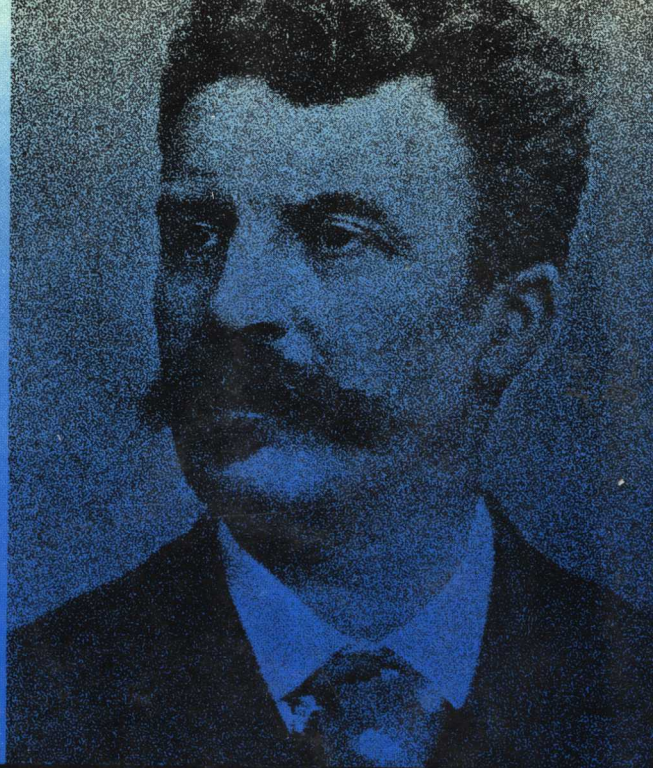




梁實秋主編

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76

莫泊桑



■ 印 翻 勿 請

有 所 權 版 ■

莫 泊 桑

——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76

主 編：梁 實

作 者：雷

譯 者：杜

插 圖：劉 宗

出 版：名 人 出 版 社

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61巷38號之10

電 話：七〇三三二二三〇五

郵 發：一〇三五二五

發行人：林 獻 章

法律顧問：林 樹 一 旺 律 師 師 章

印 刷：中 興 印 刷 廠

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

局 版 臺 業 字 第 〇 一 八 八 號



莫泊桑 *Guy de Maupassant*

●梁實秋主編

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76

莫泊桑

諾曼地時期

喜獲麟兒

以詩會友

投筆從戎

巴黎時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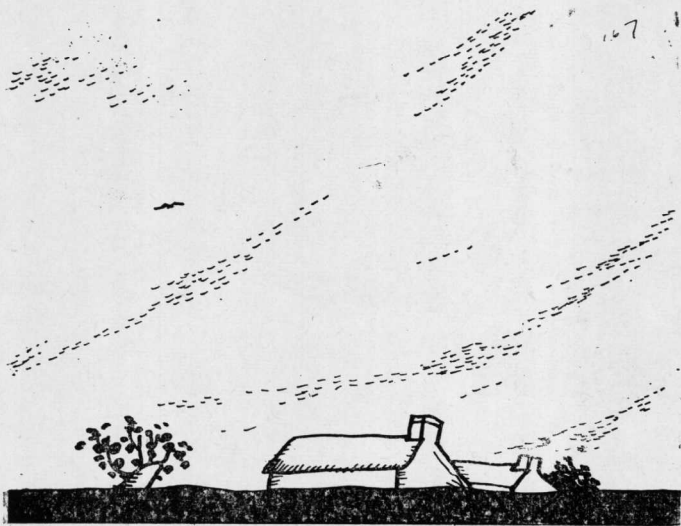
河邊沈淪

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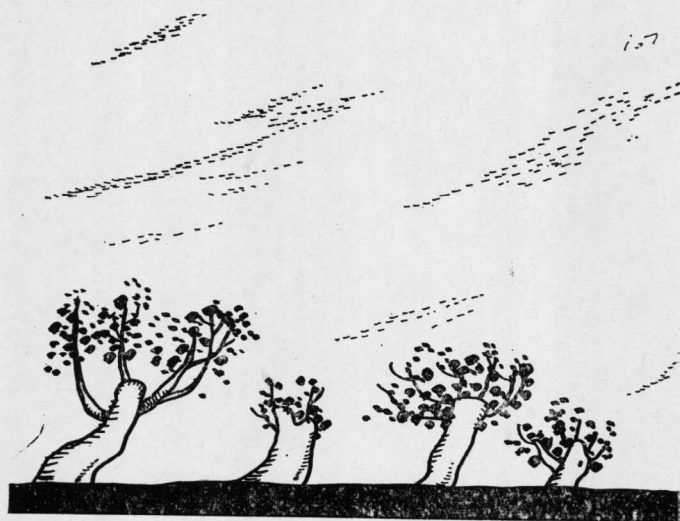
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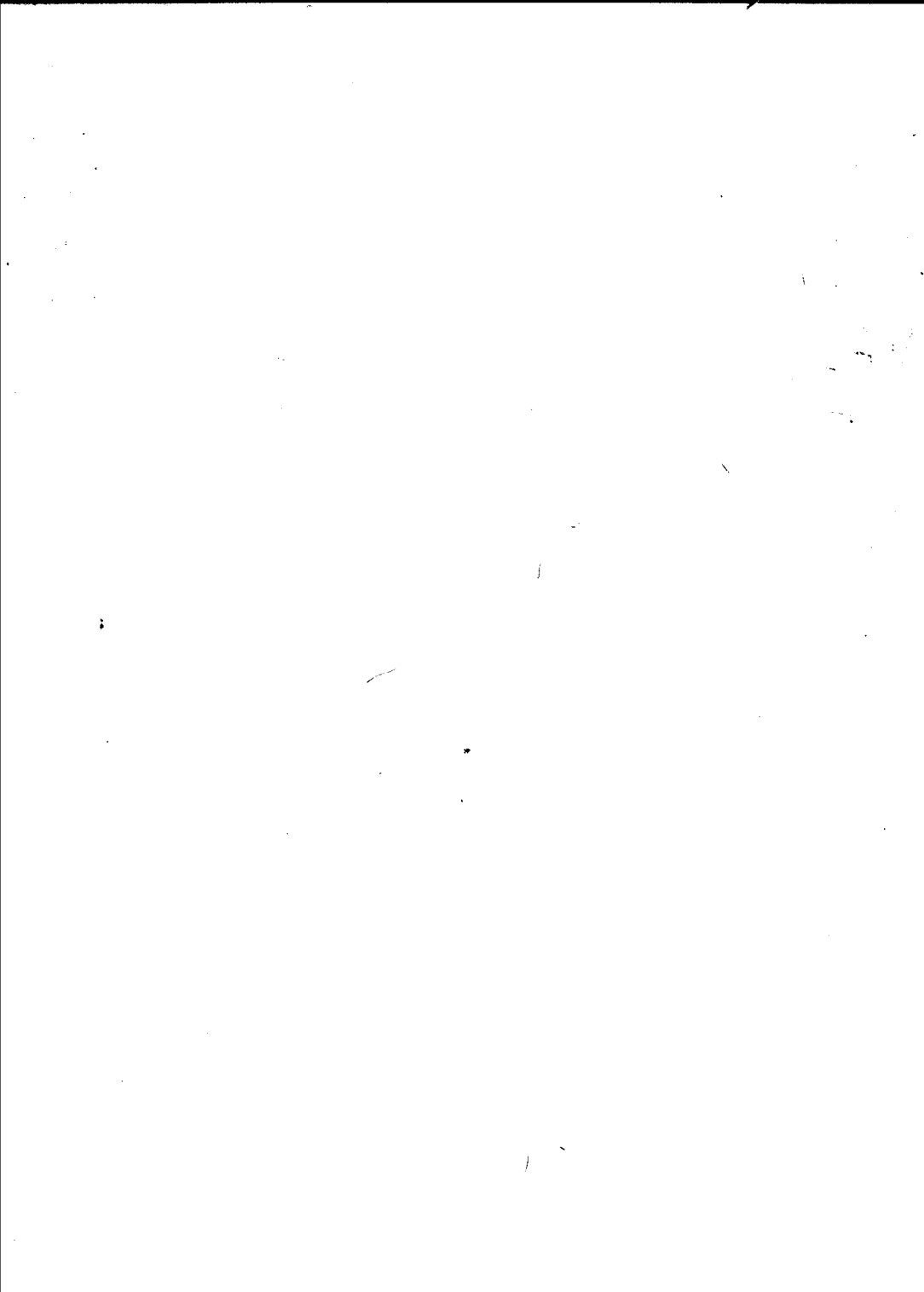
三五

四三

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名師指點·····       | 五   |
| 荒誕浪漫·····       | 七〇  |
| 加入自然主義行列·····   | 七六  |
| 創痛與成功·····      | 一〇六 |
| 蔚藍海岸時期          |     |
| 聲名的碩果·····      | 一三三 |
| 「好朋友」的悲劇面貌····· | 一三五 |
| 痛苦與死神的召喚·····   | 一四五 |
| 後記·····         | 一五五 |
| 年譜·····         | 一九  |





## 諾曼地時期

### 喜獲麟兒

一八五〇年，拿破崙的侄兒奪得政權後，法國歷經了數十年的暴民政治，元氣大傷，正急謀恢復其革命理想，重振拿破崙時代的聲威。

一八四八年，整個歐洲大陸，包括法國在內，知識分子及工人羣起反抗的事件頻仍。當法王路易腓力也在這陣狂潮下被逼逃亡後，英國首相柏麥斯登、奧地利王子黑伯斯保格，及俄國沙皇尼古拉等有鑒於此，便出面會商，以圖恢復歐洲大陸的和平與安定。

政治的動亂使得社會結構產生了重大的改變，尤其是法國境內由於工業革命的結果，工人和工廠都擁入了城市，工業化過程中興起的中等階級與勞工大眾間的利益衝突，隨之益趨嚴重。

拿破崙三世（詩人雨果稱他爲小拿破崙）即位之後，爲了謀求國內的安定，一面向保守的中等階級示好，追求擴大商業利益的野心；一面改革內政，以安撫一般人民所要求的自由權利。他

展開了發展工業、建設都市、改善人民生活、拓展海外貿易等一連串的偉大措施，爲法國開拓了一個新紀元。

一八五〇年七月，小說家荷洛拉·巴爾扎克在他的小說中說過：「法國早期的商業化已隨著拿破崙一世的敗亡而結束。一個完整的法國鄉村形象也因他的下臺，而轉向有利的都市生活。自那時起，法國的工業因鐵路、科學及投資資本的發達而突飛猛進。」

愛默爾·左拉在他的小說中也說：「法國社會形態的改變，將於十九世紀末葉，在野心的冒險家、投機者及自負的企業家等人們的手中受到考驗。」

但是，一八五〇年夏天，法國西北部一個偏僻的省份——諾曼地，卻仍是個未受革命和都市發展影響的地方。這裏的人民生活純樸，大都仍務農爲業。在距大彼海港約十公里的墨勞米尼爾鎮上，有一幢名叫馬凱世的粉紅色別墅。它安祥地屹立在這擾攘不安的十九世紀中，而且就在那一年的八月，這棟別墅成了一個值得紀念的地方。

根據出生證明，以及鄰村托維尼——休阿凱的兩位居民——煙葉商彼里·畢孟特和教師尹沙多·若頓昆的見證，我們知道蓋·莫泊桑於一八五〇年八月五日上午八時出生。後來，莫氏的母親也說他的確出生於馬凱世別墅西廂的閣樓中。

一八九四年七月，莫泊桑的母親寫信給寇威利時，也曾提及他出生的地點是在馬凱世別墅。至於時間，她則說是在早晨太陽出來的時候。據她的解釋，太陽象徵了莫泊桑會有一個光明的前途。

她在信中說：「我住的房間是別墅一樓樓梯間右轉的小房間，窗戶對著小花園，隔壁是浴室。我的兒子是在早晨八點鐘出生的，如火一般的朝陽，似乎熱烈地歡迎着他的降生。他雖然英年早逝，卻也頗有成就。」

其他有關莫泊桑出生的時間和地點的說法還有一種較為可信，就是莫泊桑係出生於距海岸三十里外的弗克鋪，他外祖母的一幢叫羅索拉波的避暑小別墅中，莫老太太在莫泊桑出生之前，曾在那裏待過一段時間。當時地方上曾有謠傳，說莫泊桑爲一早產兒，在他父母計畫遷入馬凱世這幢高級豪華別墅之前，他早已出生，待搬進了馬凱世別墅後，爲了混淆耳目，就又請了一位接生婦人來接生。

儘管有關莫氏出生的謠言很多，又都言之鑿鑿，但仍然沒有人贊同，而且也沒有人反對。根據已知的莫氏家庭背景判斷，他們之所以如此說，無非是想把莫泊桑的出生描繪得更貴族化，更傳奇化而已。

莫泊桑出生時，他的父親加仕達·弗朗哥·阿伯特·莫泊桑和母親娜麗·瑪琍亞·珍妮妃弗·李·波黛芬均爲廿八歲。他倆於一八四六年十一月九日在盧昂結婚後，就到義大利度蜜月。

加仕達和娜麗在盧昂有幾個臨時住所。每年夏天，他們都到大彼海邊去避暑，或到南方廿里的愛屈達特小風景區去租個公寓，有時也到愛屈達特北部的漁港弗克鋪附近租屋暫留，以便探望娜麗的寡母。在炎炎盛暑作這種避暑旅行，不僅愉快舒適，而且也是當時的一種風尚，因爲運河西岸的確是遊人的好去處，尤其自一八五一年，倫敦博覽會開放以後，景色更是美不勝收。

莫泊桑的父親加仕達自詡要靠自己的收入，生活於詩情畫意的環境中。由於他過著像浪漫的世家子弟般的生活，兼有業餘畫家的名望，加上他的貴族身世，早就使得年輕貌美的娜麗·波黛芬給迷住了。事實上，他確是出身於上等布爾喬亞家庭，他的家人可以用貴族傳統爲他命名，其高貴自是不用說了，所以在他倆結婚之前，他早已成爲她心目中的白馬王子。

在盧昂地區，娜麗一家也非泛泛之輩。原來，波家即爲該地傳統的上等中產階級家族，娜麗的父親保爾，非常富有，是兩家大紡織廠的主人。一八一五年，他與弗克舖一造船商之女兒，美麗的維多利·瑪琍亞·素玲結婚。次年，一八一六年生了長子阿弗烈德。一八二一年九月十八日，長女娜麗出生。到了一八二四年，又生了次女薇吉妮。

據說，保爾開始創業時，曾爲了一份遺產，在凡諾格尼附近傳說有鬼的格林別墅中待了一夜，晚上那鬼魂變爲一隻黑羊對他說，如果他持有這份財產，他的家庭將會很快的發跡。次日，他依從黑羊的吩咐，宣佈願意接受這份遺產。不久，波家果然吉祥如意，事業蒸蒸日上。

在盧昂，波家與福樓拜原爲世交，這或許是爲了表示社會地位的關係吧？因爲艾契里·克勞弗·福樓拜不僅是當地的名醫，也是豪特都醫院的院長。更妙的是保爾的太太維多利·瑪琍亞又恰巧是福樓拜醫生的太太卡蘿琳的同學。當他們兩家都生了孩子時，保爾與福醫生便在教會受洗禮中互爲對方孩子的教父，這樣一來，他們兩家的孩子，自然也成了好朋友了。

阿弗烈德、娜麗和他們的玩伴高斯大及凱露琳這四個小淘氣，常常好奇地聚在豪特都醫院的欄杆外，偷窺院內醫師們的解剖手術。阿弗烈德年齡最長，大夥兒都喜歡聽阿弗烈德爲他們講解



英國的文學歷史名著和哲學等。有時候，他們也聚在福醫生的彈子房裏，排練小高斯大所編的戲劇。

在這種天真爛漫的戲劇氣氛中，娜麗漸漸地對文學產生了莫大的興趣，尤其對莎士比亞和文學名著更爲醉心。文學的種籽已經默默地透入了娜麗的芳心，使得她的氣質也有了變化，這種氣質，後來也遺傳給了她的兒子。

莫泊桑的血液中攪雜了他母系血統的文學和詩歌因子，也繼承了父系祖先們對財務、軍事和宮廷事務的才能，使得他對女人和詩歌方面，有了異於常人的稟賦，他那種不凡的抱負，奮發上進的精神，實在不是偶然的。

莫家的祖籍，似乎應該是東部的羅蘭省，金里道卡郡。因爲在十六世紀末期，泛塘附近的阿不列村有個鐵匠姓莫泊桑；而在契朗也有個布商姓莫泊桑。到了十七世紀中葉，莫家已躍登貴族之林；因在一六三八年時，藥劑師考勞第·莫泊桑在契朗娶了皇家公證人的女兒爲繼室，一六六九年，考勞第的兒子做了工程師，一六八〇年，升爲騎兵軍官，又因與一位名女士奧勒帕結婚而獲得紳士榮銜。一七二五年，此女士死後他又娶貴族之女珍妮·弗蘭可爲妻。

十八世紀末時，考勞第·艾丁尼·莫泊桑成爲科西嘉的總督，並娶瑪琍亞·安妮爲妻。不過這位總督夫人卻不守婦道，甚至與勞桑公爵也有一段艷史。另一位傑英·帕第斯·莫泊桑是皇上的顧問。一七五二年五月三日，奧國外交使節授予他一顆勳章，因而被尊爲高貴的男人。

隨著法國大革命的爆發，莫家似乎已向東部的諾曼地地區遷移。路易士·莫泊桑爲凡爾賽宮的宮廷出納員，路易十八駕崩後，他便在夏屈里設籍，娶馬里西爾的富婦爲妻，後再續絃，娶了盧昂附近安西奧克別墅的寡婦。路易士的一個兄弟，凡爾蒙特·莫泊桑是巴黎稅收員，他兒子皮利周列生於一七九五年，就是莫氏直屬血親的祖父。

皮利周列出生於巴黎，在班納任稅收員，一八四〇年遷至盧昂，至盧昂後，他開設了一家煙葉批發店，後又在牛威利契塞爾買了一個農莊。據說，他要娶一位稅收員同事的女兒安格娜·佛蘭茜爲妻，但遭到女方家人的反對，他們不得不秘密結婚。一天午夜，婚禮在龐奧德的一個偏僻的鄉村教堂裏舉行，行禮如儀後，偏又下著大雨，這對新婚夫婦還得冒著大雨，涉水渡河，逃到別處去度蜜月呢！

顯然皮利周列是很有個性的人，雖然他的表現有點魯莽，但卻具有高貴頭腦，對文學、藝術也頗有興趣。當他在牛威利契塞爾購置好產業之後，便馬上清理了部分土地出來種植稼穡，並開了一間大房子作爲地方上文化和藝術人士的活動中心。

加仕達於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廿八日，在班納出生，他那種對藝術和商業的頭腦，無疑是來自他父親的遺傳。在商業方面，雖沒什麼大成就，倒表現得非常靈敏。在藝術方面，有他父親積聚的財產，和對文人、藝人等的結納作後盾，使得他的水彩畫頗有成就。也由於和這些文化人士的相聚，他才能有機會見到並且追求到娜麗爲妻子。

文藝活動中心的場地，雖然是莫家所有，但那裏已成爲娜麗每天必往之處。娜麗的哥哥阿弗

烈德娶了加仕達的妹妹露伊絲，但很不幸的，婚後兩年，也就是一八四八年他就去世了，他的兒子路易士在母親再醮後也住在這裏，所以這塊地方對他們一夥人而言意義十分重大。莫泊桑的祖父皮利周列晚年回到盧昂，也是在這兒度過了其餘年。

莫家和波家密不可分的關係，正如波家與福家一樣。不過，波家與福家的關係，是建立在父子的世交上，而莫家與波家，卻是凝結於互通婚嫁的姻親結合中。先是阿弗烈德娶露伊絲·莫泊桑爲妻，繼而加仕達娶了娜麗·波黛芬。這兩對新婚夫婦還相約在義大利會同度蜜月呢。

加仕達在他兒子出生後，在墨朗麥斯住了三年。雖然莫氏在一八七九年，承認他去過那邊，但他對兒時的情景一點也不記得了。莫泊桑四歲時，舉家遷至哈弗里附近較平民化的格林威耶曼別墅居住。一八五六年四月，他的弟弟厚弗便在這裏出生。據說莫氏在他的小說「女人的一生」中，便是用這個地方作爲背景。同時有人認爲故事中，那對年輕夫妻的性愛與吵鬧不休，丈夫對妻子不忠及妻子假裝懷孕等，大部分都是莫氏在童年時，對他父母實際生活的寫照。

父母常常吵吵鬧鬧，總會對兒童產生不良影響的，莫泊桑雖然年幼，也能感受到一點他父母間的和睦和彼此間的痛苦，但他們爭吵的原因，他卻是不得而知。

加仕達在婚前過慣了閒散享樂的生活，婚後依然故我。當然，任何一位妻子都不能容忍他在巴黎的情婦，和在海濱勝地的賭場生活，何況娜麗原本是神經質，佔有慾又特強，自然很難在這種環境下做一位賢慧達理的妻子。從一八三三年加仕達在巴蘭基所拍的照片中的形像看來，十足像個不求上進的執袴子弟：鬢曲的頭髮，迷人的目光，尖尖的下巴，逗人的嘴唇，華貴的衣著。

而娜麗在照片上卻顯得目光炯炯，聰明果決，鵝蛋臉形，雖不算特別美麗倒也別有一番風韻。

莫泊桑雖然僅僅九歲，卻已能揭發他父親的弱點，例如他與父親同住於巴黎時，便寫信給他的母親說：「××太太帶我和爸爸去看馬戲時對我說，我在學校讀書的成績好的話，便有獎賞。顯然，她也給了爸爸一些獎賞，不過我不清楚是些什麼罷了。」還有一個小故事，非常滑稽。就是當他們父子倆正要出發去看電影的時候，莫氏便故意央求他父親替他把鞋帶繫好，因為他知道他父親是不願意讓他的女朋友等得太久的。

一八六〇年，加仕達夫婦宣告分居後，他們的兒子一會兒跟爸爸住在巴黎，一會兒與媽媽住在海邊，儘管這種生活有很大的情趣，可以使人對人生有更深刻的體會，但是對孩子來說，的確是一種疲於奔命及莫名其妙的經驗。也許這種家庭變故，嚴重的影響了莫氏，使他成年後，產生了對愛情和婚姻的悲觀意識。

雖然法國在一八八四年之前，是不准離婚的，但莫泊桑的父母卻在一八六三年，簽下了正式分居協議書，協議中規定，加仕達每年給付家庭贍養費一千六百法郎（這種給付，在那時是頗為優厚的），子女的教養責任，仍由父母雙方共同負責。實際上，加仕達從那時起，便已獨自遷到首都巴黎去住了，只偶爾回去探望一下孩子。娜麗便在愛屈達特住下，負責撫養和教育他們的孩子。

在娜麗未到愛屈達特定居之前，他們一家便常來這裏玩，那時的愛屈達特，還只是一個面向大沙灘，背靠懸崖絕壁的漁村而已。後來由於賭場的設立，海灘的帳棚、攤販及餐館等的不斷興

建，吸引了很多藝術家、名流、富翁、退休銀行家、政治家等在這一帶建立了避暑房舍或華美的別墅，而成了一個避暑勝地。

一八八〇年，莫氏在他的文章中表示，海洋和海灘的美麗景色，對他不知道有多麼深刻的影響。

談到那美麗的海灘，真不知有多少畫家描繪過，尤其那兩道被稱爲「通道」通過懸崖的拱門，真可謂是一幅巧奪天工的圖畫。玲瓏的曲線，使建在中央的賭場，好似一個圓形戲院，而村莊裏的房子，以各式各樣的風格，分佈雜陳其間，有如上蒼隨意撒下一把種子，而就地生長起來的那麼自然。現在，海濱已發展到海水邊緣，內陸則沿著山谷蜿蜒到山區裏去了。從海濱遙望山脚，到處可見零星的房子，深隱在花園中的樹蔭下。這裏有數不盡的山谷和原始的山峽。沿著山谷向上攀登，從山隙間向大海望去，只見地平線上碧波盪漾的海面上，籠罩著一層像輕紗般的薄霧，使整個地區呈現一片飄渺蒼茫。

娜麗和她的兩個兒子，定居在一幢古老寬敞名叫「果園」的別墅裏。房東是位老婦人，從她那荒草蔓延的大花園，陳舊不堪的室內裝飾品，古老的家具、陶器、箱子、地毯和暗黑色的壁紙看來，她是個有所愛好，而又懶於珍惜的人。

雖然室內的陳設是那麼講究，但是花園的零亂是非整頓不可的。這所花園經莫氏動手替她整理以後，還種了些水松樹，那些樹到現在還茂盛地生長著。

這幢房子對娜麗至少有某種的吸引力吧，或許正由於這種吸引力，才驅使她選擇這個地方長

期居住。

據說這幢別墅之所以對她有吸引力，與一個傳奇的鬼故事有關。相傳，有一天，這房子以前的主人奧麗弗小姐與她的女僕在海灘上散步，突然遭遇海盜的劫持，幸虧被天使解救才得脫險。後來奧小姐爲了感謝天使的相救，便誓言要在海灘附近建一座教堂以示報答。但是，「果園之怪」屢次把建教堂的石頭，從原建築地點搬開。最後，奧小姐不得已，只好將教堂建築在「果園之怪」放置石頭的地方，才沒有再遭遇騷擾。所以，現在這座教堂距離「果園」有八呎遠。或許這是娜麗的迷信，她希望「果園之怪」能帶給她的子孫繁衍顯達，就像他父親聽從那化身爲黑羊的鬼魂吩咐後一樣。

當然，一個已和丈夫分居的女人，她的一切情懷和希望，只有寄望於兒子。娜麗是個聰慧的女人，她知道自己雖然對文學有興趣，卻只懂得一點皮毛，她哥哥阿弗烈德又已英年早逝，在這種無可奈何的情況下，她只有全心全力去鼓勵她的兒子，在文學方面追求成就，而達到她的願望了。

莫泊桑從小便在他母親無微不至的撫養下長大成人。娜麗只有在自己身體感到非常不舒服時，才肯暫時把他交由保姆照顧幾天。在他十二歲以前，除到巴黎讀了幾個學期的書外，其餘時間全部在她母親悉心的呵護下，也算得是個幸運的童年了。因爲寵愛他的人，不僅是他母親而已，還有他的外祖母和他外祖母的僕人瑪琍·約瑟芬，再就是他的姨媽薇珍妮。這位姨媽住在附近的班南巴斯別墅，常邀莫氏到她家去與小表弟傑美玩耍。